

万里履痕



陈继龙 著

学林出版社

万里履痕

陈继龙 著

学林出版社



万里履痕

作 者——陈继龙

责任编辑——李晓梅

封面设计——贺 强

出 版——学林出版社（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）

电话：64515005 传真：64515005

发 行——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学林图书发行部（文庙路 120 号）

电话：63779027 传真：63768540

印 刷——上海宝钢印刷厂

开 本——787 × 1092 1/32

印 张——4.5

字 数——8 万

版 次——1999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——2000

书 号——ISBN 7-80616-687-4/I·254

定 价——8.00 元

序

眼前这本《万里履痕》，令我想起自己几年前在川藏路上，搭乘藏民外出转经的卡车，涉过金沙江、澜沧江和怒江，跋过不知多少崇山峻岭，扪星戴月奔雪域的日日夜夜；想起夜雨中的圣城拉萨，阳光下的布达拉宫，梵呗声里的大昭寺；想起咯咯转的经筒，哗哗飘的经幡；想起蓝得难以形容的天，白得锃亮的云……这一切，如今离我那么遥远，又似乎近在咫尺。

西藏，不要说域外，即便对海内许多人来讲，也是山高水阔，道阻且长。可王荆公早已有言在先：“而世之奇伟、瑰怪、非常之观，常在于险远。”愈是难到的地方，往往愈是值得去看。故此，西藏成为有志一睹其风采神韵者的寤寐思服之地。当然，由思而行，治装走向西藏的人数，大大及不上黄山脚下、西子湖畔。但那西藏也已非外人罕至的世外桃源了。专去探险的，游历的，问道的，求法的不绝如缕。探险的，以蹈险地为旨归；游历的，以广见闻为目的；问道的，叩请喇嘛指点迷津；求法的，拜谒上师灌顶心印。他们都挑着、掬着沉沉的使命而去，不了夙愿，誓不罢休。

不过，去西藏的，也有怀着平常散淡的心，随便走走者。《万里履痕》的作者，就是个中人。于是一路之上不免东张西望，七想八想。惟其如此，倒也看着了不少；吉

光片羽，虽嫌零碎，却也真切可感。笔录下来，不仅让人随其履痕处处，沐晨曦、披星光、听雨声、登崇阿、溯江源，而且让人体察旅途人情世故，十色五光。加之作者博洽，于亲历目击之余，搜讨典籍，究根寻抵，使所叙所记平添历史文化底蕴。

因为独特的文化、宗教和地理位置，有人断言西藏顶多是走近它，而没法走进去。这多少有点道理，也多少有点玄虚。有点道理是，如果谁想通过一次西藏之行，就读完西藏这部大“书”，的确不能；有点玄虚是，如果指外人根本无法翻开西藏这部大“书”，则说过头了。西藏毕竟也是起炊烟的地方。《万里履痕》就向我们展示了作者翻阅过的那几页。

有必要一提的是，作者除了在青藏高原印下履痕之外，还在嘉峪关西、莫高窟内、月牙泉边……留下了足迹，并把那里的林林总总解读玩味得身心俱入，着实显现出作者的所知所悟。

《万里履痕》之为游记，固然当行；视作旅途中的心路历程，亦无不妥。况乎人生何尝不时时在旅途中呢？

刘仲善

序于闵行七宝镇

1997年12月18日

1997年7月4日，晴。

今晚将赴西藏。日间仍上班，因连续数夜辗转反侧，且胃纳不佳，身心甚感疲惫。下班后去家附近的一小饮食店略啜稀粥一碗而已。回家摒挡行李后，即卧床休憩片刻，少顷，精神稍稍有所振作。

晚九时许，离家去火车站。走在淮海路上，尽管是炎夏暑夜，但依然灯火璀璨，车水马龙；而我将要与这繁华之地暂时作别，去到万里之外的神秘之地——西藏。我的同行伙伴蔡人燕，此刻是否也怀着与我一样的心情，正在赶往火车站的途中呢？钻出地铁，即是新客站的南广场，仰望碧空，繁星点点，残月如钩，而我的心绪却是异常的复杂：是遥想，是眷恋，抑或是义无反顾的决绝？真是难以说清。

车站内照例是嘈杂、闷热，好不容易挤挨到卧铺车厢，已是臭汗淋漓，狼狈不堪。昏黄的车灯摇曳闪烁，一对年轻的恋人，正做着亲昵的动作，显出恋恋不舍的样子。那男的，相貌英俊，只是身体略显得纤细了些，由于天热，额上不断地沁出汗珠，那女的爱怜地掏出手绢替他擦汗。火车马上就要开了，小伙子只得无奈地下车，但仍站在月台上，向姑娘挥手致意，显然，他是来为他的女朋友送别的。

“继龙！”一声叫喊，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，只见小蔡正拖着行李走进车厢。他满头大汗，浑身热气蒸腾，但却掩饰不住兴奋的神情。此次进藏，原先只为孤

身一人而迟迟未下决心，小蔡经我再三撺掇，终于答应陪我同行，我不仅对他的勇气深表钦佩，而且对他别有一种感激之情。进藏是我梦寐以求之事，不去，将无法解开萦绕我数年的西藏情结，今日成行，如愿以偿，其快何如！但我相信，小蔡与我对路途的遥远和艰险有着同样的担忧，都不知道，在整个旅程中将会发生哪些不测之事——或许，严重的甚至会危及生命。但两人既然都已下了决心，就再也不会踌躇不决，畏首畏尾。男子汉，应该有决断之心。此刻，小蔡，我，谈笑自如，早已把危险置之度外，并且俱在憧憬着西藏奇丽的风光，独特的人文景观以及浓厚的宗教色彩。

夜，深了，我们上了各自的铺位，我一时还难以入睡。在夜色苍茫中，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，头也不回地将我们带向西北远方。

1997年7月5日，晴。

一觉醒来天已大亮，多日如张弦似的心情一下子松弛下来，显得懒懒的，故不想马上起床。

火车已过长江，正奔驰在江淮间的大地上。车窗外，旭日方升，田野青媚，弱柳从风，绿水横波，到底还有江南景致的余韵。

起身，盥洗，吃随带的面包，然后斜倚在下铺的床上与小蔡聊天，无非是谈论一些公司里的人和事。我和小蔡都属于那种与世无争的人，至少不怎么热中于利禄。

小蔡是搞技术的,为人随和,安分守己;我,如果说过去尚有一点雄心的话,随着涉世日深,渐渐悟出世事非易,人力难致。现在唯一的愿望是适己,除为生计奔波外,最要紧的是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。由于性情投合,彼此谈得颇为融洽。谈倦了,就爬到中铺上躺着读钱钟书的小说《围城》。这是我这次旅行所带的唯一一本书。《围城》里有一段名言:住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,而外面的人则想冲进去。也许,我们此次西藏之行,也应作如是观。《围城》中用了不少篇幅来描写一群知识分子在抗战期间,从上海出发,道路间关,辗转达到湖南的经历;现虽已事过境迁,但我们这次旅途的艰辛,肯定可以拿它来比况的。

我对面铺位上躺着的,就是那个与其恋人难分难舍的姑娘,她人长得很端庄,也很健康,那双大眼睛,尤其灼灼动人。她一直躺在铺上看英文书,几乎不与旁人搭腔,这恐怕是单身一人出远门要谨慎一些的缘故。瞅她搁下书本的空儿,我称赞她的男友人长得帅,由此接上了话茬。她说她从华师大外文系毕业后分配在上海一所中学里当英文老师,这次放暑假,回兰州探看住在那里的父母亲。我问道:你男友在什么地方工作,她说是在新华医院做医生的。这一男一女,才貌俱佳,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我从内心为他们祝福。

胡乱吃了乘务员用手推车送来的盒饭,那味道实在不敢恭维,出门在外,举凡生活起居,饮食交通,都得将

就些,路程还远着呢,以后将更艰苦。

现在火车正行驶在中原的土地上,映入我眼帘的是“华实蔽野,黍稷盈畴”的景象,不过此刻我是坐在火车里,而不是站在当阳城楼上,其心情与王粲也不可同日而语。他是发思乡之幽情,我呢,则充满着对即将到达的未知目的地的企盼。过商丘令我想起韩愈的那篇《张中丞传后叙》,商丘,唐称睢阳,安禄山作乱,张巡与许远同守睢阳拒敌,终因众寡悬殊,而壮烈牺牲。嗣后,有人散布闲言碎语,韩愈的文章就是为张巡等人辨诬的。文中有一个细节,城陷,张巡不屈,临就义前,大呼部将南霁云:“南八,男儿死耳,不可为不义屈!”真铮铮铁骨语。开封到了,这是北宋首都,当时谓之汴京,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虽是南渡后的追忆之作,却活画了北宋晚世汴京的社会生活风貌,从中不难发现,汴京的繁华在当时的世界上可称得上首屈一指,但统治阶级就是在这销金窝里花天酒地,醉生梦死,最终酿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难,以致岳飞只能发出“靖康耻,犹未雪;臣子恨,何时灭”的浩叹,南宋王朝也到底没有逃脱易鼎移祚的历史悲剧命运。就此打住吧,干吗老说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呢?

又一个历史名城洛阳近在咫尺了。1992年夏,我同仲善访白马寺,登龙门石窟,在他是初游,我倒是重来了。早在1986年,我就偕铭尧造访过这座古城。这时已是傍晚,车窗外,近处,阡陌纵横,沃野千里;远处,夕

阳如画，晚霞满天，中州真不愧是古王者之地。

1997年7月6日，晴，夜间有雨。

一觉醒来，火车早已驶过潼关、西安、咸阳、宝鸡，进入陇原，景色也为之一变：扑面而来的，是连绵龟裂的黄土高原，绿意只是点缀其间，并无豫、陕成片生意盎然的绿野，极目处俱是荒山秃岭，可谓童山濯濯。土地贫瘠，干旱少雨，是甘肃地理的一大特点。老天爷对甘肃实在也是太寡恩了。农民还是住在“干打垒”的陋房里，似乎看不出有什么大的变化；生活节奏缓慢，就像犁田的老黄牛，悠悠的。恰与江浙一带农村楼房簇新，日子火爆形成一鲜明对照。

天水过了，那儿有著名的麦积山石窟，洞窟依山开凿，以栈道相连接，因山形似垛麦而得名。照理应该去看一看，可时间不允许，只能割爱了。下次再来吧。

吃过午饭不久，兰州到了，我们走下车，在站台上散步，借此舒活舒活身子。“瓜要买吗？”，一串带有浓重北方口音的叫卖声传入耳内，我俩走近一看，只见一辆推车上堆放着金灿灿的黄河蜜瓜，鲜嫩水灵的兰州白兰瓜，两位大嫂正吆喝着在推销。我们挑了一只个大色黄的蜜瓜，揣在手里，沉甸甸的，由这瓜勾起了我的一片回忆。去年金秋时节，我孑然一身，取道兰州，经甘南大草原，去黄龙、九寨游览。九月底的兰州，正是瓜果收获的季节，大街小巷到处弥漫着瓜香，买一个尝一尝，满颊芬

芳,那汁水,甜润润的,但不发腻,挺可口。还有兰州拉面,也风味独特。到的当天晚上,我信步走到离旅馆不远一处农贸市场,在它路口有一家小面馆,高高的挑子上赫然写着“兰州拉面”四个大字,门面大约只有一开间的光景。一个头带白帽的小伙计将我迎了进去,里面摆放着两三张桌子,几个当地人正在唏哩哗啦吃面。面是现拉的,在一只海碗里,先舀上浓浓的牛肉汤,再把从锅里捞起的热面放进去,最后还得加一勺子带芝麻的辣椒油。我另外要了一份牛肉,老师傅当场秤好,把它搁在面里;牛肉份量足,决不用担心南方面馆的“做手脚”。面,软硬适中,味道香辣;肉,是正宗的黄牛肉,鲜美无比,吃在嘴里,真是解馋。只是面汤,因为浸入了浓烈的辣油,像我这样的江浙人,实在是无福消受。吃罢面条,出了一身大汗,浑身的毛孔就像给熨斗熨过一样,有说不出的舒服。后来,我在临夏吃了那儿的拉面,其味更过之。说临夏的拉面甲天下,似不为虚言。

记得那次从九寨沟回到兰州,因为车票是隔天的,故第二天白天去了刘家峡,这是目前黄河上游第二水库,第一是青海省境内的龙羊峡水库。刘家峡水库,水面浩淼,波光粼粼,由此坐船可去炳灵寺石窟,但往返需六、七个小时,那次没去成。乘船游水库,也别有情趣。水是绿绿的,与一般混浊的黄河水完全是两个概念。船工告诉我:大坝截流,河水淤留库内,泥沙俱下,所以造成现在这个样子。那天天气很好,太阳照在河面上,散

发出条条耀眼的金光，时届仲秋，北方的河水已经略带凉意。库区旁的群山，呈黄褐色，上面有的覆盖着一层绿被，有的完全裸露着；山势平淡无奇。回转市区，沿滨河大道漫游，过黄河第一铁桥，于暮霭沉沉中登上白塔山顶，眼皮底下，黄河水缓缓向东流去，河床因水流量不足，有些地方已成陆洲，供游人纵马嬉玩。黄河南岸是兰州市区，屋舍俨然，绿树成荫，其间矗立着厂房，市区周遭为群山环抱……

思绪又回到了眼前。列车继续行进，离终点站西宁已不很远。路边高高的白杨树，接连不断地从眼前一闪而过。车厢内，一个青年男子正坐在我对面，他是格尔木人，听说我们是去西藏，告诉我，前几年公干，他曾到过青藏高原腹地的唐古拉山地区，那里气候恶劣，时而大雪纷飞，时而冰雹骤至；海拔又高，不适宜人类的生存。这一番话更加重了我的担忧，从格尔木至拉萨，车子正要通过这一危险地带，耗时约需六、七个小时。邻座一位小姑娘，人极俊爽，且不失天真之趣。从交谈中知道，她现寄居于上海亲戚家，在一所建筑学校念书，这次回格尔木探亲。小蔡是监理工程师，对建筑颇内行，我建议他们互换通讯地址，以后女孩学业上如有疑难，随时可以向小蔡请教。

闲谈间，火车已不知不觉开进了西宁车站，时间是傍晚五时许。西宁去年我也曾光顾过，近郊的湟中县受它管辖，藏传佛教黄教始祖宗喀巴出生于此地，境内的

塔尔寺即为他而建。我参观过塔尔寺的大、小金瓦殿，对它的壮丽辉煌留有深刻的印象，在那儿盘桓流连，只因行色匆匆，而不能细细观摩。此次进藏，西宁只是第一站，而且是比较不很艰苦的一站，我们都无意多逗留，只不过把它当作中转站罢了。

走出西宁车站时，天色已阴沉下来，灰蒙蒙的，风刮得很大，卷起阵阵尘土，人也感觉有一丝凉意。穿越车站广场，我们走进了一家旅馆，办好登记手续将行李放到房间后，就赶紧去隔壁的汽车站打听到拉萨的车子，车站服务员告诉我们：没有直接去拉萨的，只有到格尔木的，而且今天时间已过，要明天下午才发车。我清晰地记得，去年在火车站广场上曾见过直开拉萨的车，于是我们又跑到广场上去找车，一个做纠察的中年妇女领我们走到广场西北角后面，那儿有一个停车场，正停着几辆客车，妇女把我们交给了其中一辆的车主，一问，果然是去拉萨的，今晚六点半发车，我与小蔡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先买到格尔木，车价每人~~25~~元。

时间已不多了，得赶快回旅馆退房。我们冲出车场，在对面的小饭馆坐定先吃饭填饱肚皮再说。我们特地点了一个青海湖无鳞鱼，指明要清蒸的。老板说鱼是冰冻的，只能红烧。待端上来一尝，卤汁味很重，把鱼味全盖住了，另外，鱼本身也不甚新鲜。原以为可以大快朵颐，想不到现在是嚼之无味，弃之不舍。青海湖无鳞鱼是很出名的，它生活在咸水里，由于高原水温低，长得

特慢,据说一年只长一两,味道也极鲜美,故成为餐桌上的一道名菜。吃罢赶回旅馆,匆匆提着行李,几乎是跑步奔到车上,但老板并不急于开车,对他来说,你既已买了票,就不怕不坐他的车,现在座位还未满,他要等最近的一趟火车,从那儿下来的旅客会坐他的车去格尔木或拉萨。车暂时不开,人又不能离开,就只好躺在铺位上巴巴地等着。直到晚7点半,车位被全部占满,汽车才启程。

车子沿西宁西郊开去,这时天还很亮,开了约两个小时,在一处加油站加油,窗外,天淅淅沥沥地下着疏雨,夜幕渐渐将临。以后长途车就为如墨的黑暗所吞没,人也开始发困,不知不觉地睡着了。

1997年7月7日,阴转晴。

晨六时半,从睡梦中醒来,顿觉满目苍凉,连绵的戈壁荒滩不绝地展现在我眼前,汽车已过茶卡,正行驶在柴达木盆地东南边缘,兰县境内,天空阴霾四合,乌云低垂。历史、地理知识告诉我:在茫茫夜色中,以将近十个小时的跋涉,客车依次翻过了海拔3250米的日月山,经过了水天空阔的青海湖。名山胜湖在黑夜里与我失诸交臂,使我因不能一睹它们的风采而引为终生的憾事。

盛夏季节,日月山东面的迎风坡上,芳草如茵,郁郁葱葱,西坡有一条河向西注入青海湖,我国的河流皆“一

江春水向东流”，唯她例外，故名之倒淌河。公元641年，唐宗室女文成公主从长安出发，经兰州、西宁、日月山、玉树，沿唐蕃古道向西藏进发，去完成一桩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：和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联姻——这不仅实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民族和解，而且向吐蕃传播了唐的文明。

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，她像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，镶嵌在广袤荒芜的青藏高原北端。青海湖纯碧如洗，烟波浩荡，水天一色，风光旖旎，每年五月间，成千上万的斑头雁、棕头鸥、天鹅栖息于湖西边的鸟岛上，一时蔚为奇观。到了秋季，这些鸟儿又飞回南亚一带去过冬，冬去夏来，年年如此。

晨8时许，香日德到了，汽车停在窄窄的街道的一边，放旅客下来吃早饭。香日德是都兰县下面的一个镇，街上满是泥浆，两边一律的平房，简陋，破旧，一部分为饭馆，一部分为杂货店。我与小蔡蓬首垢面，饥肠辘辘，步履蹒跚地钻进一家饭馆吃面。店主矮个，皮肤黝黑，约六十开外年纪，人很热情，一边叫女服务员打水让我们洗脸、漱口，一边吩咐厨工替我们下面。老人饱经风霜，感慨良多，乘我们吃面的当口，娓娓谈起了他心酸的往事：1958年，他因发表了一些看法，被打成右派，从上海发配到这地方，一呆就是几十年，后来与一四川女子结婚。直到改革开放，政策宽松了，他们才经营起饭馆。亏得妻子善于理财，总算攒积了一笔钱，在苏州的

角直镇买了一幢房子，现在两个儿子都在那儿工作，他们准备再做几年生意，也去那儿安享晚年。

正与老人闲谈着，小蔡突感身体不适，恶心欲吐，他放下碗筷，先回车上休息去了。经验告诉我，这是高原反应。一般从低地到高海拔区域的人，因缺氧，会引起头痛、气喘、呕吐等体症，如果身体健康，只需经过四五天的适应期，上述反应即会消失。去年我在黄龙也有类似反应。与老人挥别后，我转回车上，劝小蔡服下了B₆。

汽车继续前进。这时，太阳慢慢从云层里露出脸，照射在大地上，天气开始好转，气温也逐步上升。车子一直穿行于柴达木盆地的南部，公路两边尽是渺无人烟的戈壁滩，稍远处，群山起伏，蜿蜒横亘。

车中午没停，我们只得忍着饥饿，后来向司机借了一把藏刀将在兰州车站买的黄河蜜瓜切开，权作果腹之物吃了，才感觉好受些。那刀至今给我留有很深的印象，刀鞘是银质的，上面刻镂着花纹，刀柄用牛角制成，光洁溜滑，刀刃锋利，一切下去，瓜就咔嚓一声开了。以后在西藏漫游，发现司机大多带着藏刀，式样也大同小异。

午后2点，车坏了，停在路边修理，乘客皆下车活动筋骨。一对回拉萨做生意的天津夫妇恰好站在我们身旁，我乘机问起过唐古拉山的经验，他们说，翻山时高原反应很厉害，严重的连眼睛都睁不开，胃里的东西会全

泛出来,要少吃饭,多喝水,特别要多喝带糖分的水,因为糖能帮助制氧。听了他们的经验介绍,尽管尚存疑惧,毕竟心里有了些底。

天气越来越热,烈日当头,晒得人晕晕乎乎的,且口干舌燥,好在格尔木已不远了。3点半,汽车驶进了这座青海省的第二大城市。行程近800公里,历时二十个小时。格尔木市论土地面积,在全国可以说是首屈一指,达9万多平方公里,相当于两个半台湾省。这里扼西北公路交通之要冲,往南可直到西藏拉萨,往西通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若羌,与南疆公路相连接,往北经大柴旦至敦煌。作为青藏公路的重要中转站和咽喉,绝大部分的进藏物资是由这里运送进去的。

车一停下,我们即被告知,这辆车不开拉萨了,请换停在旁边的另外一辆,今晚就出发,我们去售票房买了票,车费是每人180元。经过长途颠簸,又没吃午饭,我俩早已枵腹难熬,当即在停车场门口找了一家餐馆吃饭。饭菜并不好,可于我们不啻是珍肴佳羞,狼吞虎咽似的,一忽儿就风卷残云,杯盘狼藉了。吃完,就在店里买了两大瓶可乐,预备进藏路上饮用。

票也买了,饭也吃了,既然时间有余裕,就去街上逛逛吧。出门口一左拐,只见上街沿摊位星罗棋布,杂乱无章,有卖水果的,卖风味小吃的,还有错杂其间的桌球,一些年轻人悠闲地在执杆打球。往前走到昆仑路上,那儿有一家新华书店,进去挑了几本书,一本是古本